# 皇明詔命

皇明詔令目錄

卷之四

成祖文皇帝上

卷之五

成祖文皇帝中

卷之六

成祖文皇帝下

壽星見郄賀勑 永樂十八年八月十二日

北京營建工成朝正朔詔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北京營建工成寬恤詔 永樂十九年正月十九日

奉天殿災論廷臣勑 永樂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殿災萬壽郄賀勑 永樂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殿災寬䘏詔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禁謗訕勑 永樂十九年[illegible]月二十四日

勦捕兀良哈克捷詔 永樂二十年八月十七日

諭皇太子及群臣郄賀勑 永樂二十[illegible]十[illegible]月十二日

賜虜酋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詔 永樂二十二年[illegible]月十二日

北征班師詔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皇太子宜

大行皇帝遺命令諭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初十日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浙江布政使司校補

皇明詔令卷之四

成祖文皇帝上

長陵詔勅

初起兵檄

燕王爲報

父讐事諭普天之下藩屏親王及大小各衙門官吏

軍民人等咸使知我具兵誅左班文職姦臣

之由幷錄奏本布告天下勿爲疑懼

年　月　日諭

靖難兵興令旨

燕王令旨爲報

父讐事諭普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

人等曰惟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奉

天承運爲華夷一大統之天下生民之主自踐

天位以來誕敷

聖澤廣被萬邦彌扇

仁風溥及八表使天下雍雍熙熙無一物不

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

父皇可謂道同邃古德邁前聖雖漢唐開國之君莫

能企及者哉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
長子立爲　皇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列
爵封王各守藩屏同享富貴以爲子孫萬世
之計豈期數年以来不幸　皇太子薨逝秦
晋二王相繼而卒我
父皇慈念皇太子蚤世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
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
父皇賓天皇太孫即
帝位然我衆王不敢以叔道自尊亦表奏稱賀頓首
頓首百拜萬死謹言何則因欽遵

父皇明命不敢爲一毫之非禮臣子之情至矣盡矣

然而

帝年幼冲即位以来任用姦邪小人貪墨猾吏爲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耳言巧計誘

君之聰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喪禮不孝於

祖不親政事崇信姦邪放黜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於是穢德感怒於

天京城地震十月山崩水溢天火焚其土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蝗蟲徧生於隴畝占書曰地震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欲動搖若

主弱臣強地必震動臣下擅權則主爲不寧而變怪生焉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動動於宗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罰不以禮上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此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自崩國易政人主失位民流散也天火焚其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焚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者小人在位賢人出君用讒言殺正人也蝗虫徧生於隴畝者佞臣輔君以

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更食苗葉君用才不
當臣不任職則更食苗莖佞臣在朝則更食
田苗任用姦賊則更食苗根也呵
天之警戒如此猶不恐懼脩省而改其悪也此皆齊
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
不道苦害良民惟以誅滅親王為心以致於
災患如此也先是
父皇有疾有勅符宣我等四子来姦臣齊尚書黃
使命使我
父子不得相見至於

父皇疾革數數問曰第四子來否豈知姦臣齊尚書
陰謀用心如此所以
父皇有疾焉肯令我我諸子知之至於升遐亦不即報
我諸子奔喪至今不知
父皇時何病用何藥而弗救至於大故閏五月初十
日亥時崩寅時即歛古禮三日而歛俟其
復生也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停棺不於
中殿七日即葬古禮天子七月而葬不知
何為如此之速也余以此禮不知出於何
典今見

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矣其
可痛也矣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纔發　詔令親王及天下百姓知
之如此此則我親王與庶民同也禮乎非禮
乎況
父皇賓天整禮未備即拆毀宮殿掘地五尺不知
我
父皇得何罪而至於如此也況
帝即位之初常諭晉天下文武官其中有言

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
如今想着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
房子與衆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上
不用心不守法度便似将房子拆毀了却
要在房子裏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
理旨哉言乎今
上位聽信姦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将
祖業拆毀與　詔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
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我
父皇存日嘗語我衆王曰我爲
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
觀瞻知中國
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
易爲耳故我今日蓋此宮殿極爲堅久壯
麗使後爲
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将
祖業拆毀禮乎非禮乎及齊尚書等奏凡朗乞筵

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祀
至於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禮及奏事
將百戶林玉鄧鏞等拿下囚繫梏楚鍛鍊
令其誣王造反此何禮也齊尚書又誣親
王擅自操練軍馬造作軍器必有他圖齊
尚書明知
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
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閑
暇則遍數不拘又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
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

重斟酌從行者聽其卓士儀衛旗幟甲仗
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於洪武二
十五年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特
詔諸王赴京賜
勑內一件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周回封疆險
易造作軍器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姦邪難
以口舌惑聽
勑後書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
午時分

朕於奉天門命翰林脩撰練子寧許觀編脩吳言

信三員執筆聽命

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辯真偽孫允炆親目之

後發行故勅我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屛使其常歳操練軍馬

造作軍器爲欲防邉禦寇以保

社稷使

帝業萬世故也豈有他心哉其柰姦臣齊尚書黄

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

祖法恣行姦宄操威福與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

有齊泰等不知有

皇帝也然而帝被姦臣所惑溺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陵土未乾將後母盡妻之以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選有色者亦盡妻之未旋踵而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於軍至於湘王無罪聽讒臣之言賜其令宮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讒臣之言降為庶人拘囚在京護衛侍從等人盡行撥散及乎岷王又聽奸臣左班文職齊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賞其左右使其誣

告岷王降為庶人流于漳州煙瘴地面余
想齊尚書黃太卿等奸邪小人貪墨猾吏
皆我
父皇誅不盡之餘黨今為左班文職之臣恣奸用
謀殺我
父皇之子孫報其私讎快其心志嗚呼彼人之毒
甚於虎狼我
父皇能有幾多受彼之害能消幾月而盡痛心疾
首豈勝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今
忠少謝貴等為北平都司官張昺為布政

司官本府長史葛誠同心設計来謀殺我
於六月将軍馬闗住外墻用杤木截我端
禮門行路殺我守上城之卒外城上軍士
被甲執仗鐃鼓吽呼聲震城野使人坐食
惶懼不安我亦苦耐之至七月初五日来
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城當日有都指
揮張信来透消息爲保性命不得已於未
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
日都指揮宋忠等領馬軍一千步軍一萬
二千及調山西萬全懷安宣府前衛軍馬

一萬前來懷來下營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
平余故不免親率精騎八千直抵懷來與
忠軍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
生擒逆賊宋忠都指揮孫泰俞瑱等盡行
殺死餘衆悉降一月姦臣齊尚書又行矯
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三十萬前
來雄縣真定等處駐營會期各處軍馬來
攻北平不免又行親率軍馬往彼迎敵於
當月十六日破雄縣斬首九千餘級獲馬
三千疋生擒至都督潘忠指揮楊松二十

五日大破真定將逆賊長興侯耿炳文所
領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馬二
萬五千餘疋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
右副大將軍甯忠右軍都督顧成河北都
指揮劉遂餘衆悉降咸宥歸於原衛府陰
使吳亮都督耿獻楊文將領遼東軍馬
圍永平我親將騎士三萬九千倍道兼行
直抵永平吳亮等聞風夜遁追奔百餘里
斬首千餘級仍將軍馬到大寧與臨其城
余論以

太祖皇帝恩養[illegible]出城来

降所有逆賊朱鑑卜萬凌遲處死了當攩

都督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住松亭關不

肯來降我親帥精鋭騎士三萬襲破其營

生擒都督陳亨劉貞單騎逃去太寧遂平

奸臣齊尚書等出榜令軍民罵燕賊父子

是罵

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燕賊父子必罵

祖與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知

此無禮其罪當何如哉未幾奸臣齊尚書

黄太卿等左班文職又行矯　詔使曹國
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餘萬
於十月初六日来攻北平圖我之城必欲
殺我我為天下官軍何不念
太祖皇帝恩養厚德留我一二親王以奉
祖宗香火豈不然哉故我仰頼
祖宗積德之深余必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
等所領天下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一十五
萬九千餘級餘衆降者咸有歸于原衛景
隆等夜遁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嚮克捷此

皆余孚亶存忠孝之心故
天地祖宗神明憐而佑我也若不如此縱用兵如
孫吳亦無能為也余想奸臣齊尚書等必
欲壞我
父皇子孫基業蕩盡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其如
此之苦毒也哉竊惟我
父皇親親之心天下之人之所共知者且如靖江
王守謙其祖為惡父為惡至於守謙累惡
不悛降為庶人我
父皇思念子孫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

子為靖江王諸子皆為鎮國將軍享用爵
祿與
朝廷同其久遠也今周齊湘代岷五王皆
父皇親子縱有其惡亦當寬恕何況無為惡之實跡
皇明祖法律內一條凡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過
內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而無實跡可
驗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尚書左班文職等官
奉遵
祖訓助君為惡而遂至於如此使我衆王日夜驚憂
飲食睡夢不遑寧處況余自

父皇賓天以来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教
法毋敢小犯権且守分而已奈其誅戮五王
以来殺我顧念匪才乃
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
母后孝慈高皇后親生　皇太子親弟忝居衆王之
長禮曰父之讐不共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
奸臣齊尚書黄太卿等余必不與之共戴天
不報得此讐縱死亦不已也故用欽遵
皇明祖訓法律内一條躬行帥領精兵三十萬誅討
左班文職奸臣已行傳檄天下都司并各處

衛分指揮官吏常思我
父皇恩養厚德同心戮力整肅士卒礪爾戈矛星馳
前來共行捕獲左班文職奸臣獻俘
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憲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
軍民使我
父皇子孫基業以永萬世豈不然哉嗚呼
皇天后土常以太中至正而為心
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為念故用諭示普天下
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咸
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各逞本道務[illegible]

父皇之讐爲子者其可不報矣乎其可不報矣乎

欽諭

即位詔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昔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忽焉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

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浹于湯武德澤廣布
至仁彌流姪允炆以冲幼之資嗣守大業秉
心不孝改更章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
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
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其過飛蝗蔽天而不
修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
及于朕朕惟
高皇帝嫡子
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内有奸惡興兵討之朕尊奉條
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朕

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故曾不忍
一躬自責肆行拒旅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填上殲之于白溝破之
于滄州潰之于藁城蹙之于夾河蹦之于靈
璧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
奸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
闔宮自焚以絕于
宗社
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師入京

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子應

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

進朕拒之再三爰俯狥輿情已於六月十七

日即

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

朕[illegible]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政明年為

太[illegible]永樂元年

一建文以來

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

斷[illegible]

奉[illegible]

大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征討被堅執銳櫛風沐
雨奮勇奮發冒戰屢勝翊輔武功勤勞多矣
簡在朕心宜速論功陞賞以酬前勞
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
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子孫殺祖父
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
魘魅毒藥殺人及見提奸惡不赦外其餘已
未發覺已未結證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

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代岷五府被誣陷時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官復原職已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官子孫承襲民充軍者復還原籍爲民軍發邊遠者仍還原衛爲奴者即放寧家入官田產照數給還

一遞年爲事煎鹽買馬當站及充遞運所水夫皂隷膳夫一體赦免各放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

諭有一應榜文條例並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問以禮敦請赴京量材擢用其有志尚安閑隱逸不願出仕者具名來聞

一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其有饑寒不能自存者官為賑給

一山東北平河南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者並免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安徐州滁州揚州今年秋糧並行蠲免

其餘直隸府州縣山西陝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兩廣四川雲南蠲免一年其有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糧鹽課叚匹蘆柴木植等項及軍民所養馬匹牛羊等項倒死并欠孳生者並免追賠其弓兵所辦蘆柴者優免三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淮南淮北流移人民各還原籍復業合用種子牛具官為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致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新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動

軍官有歷職事止終本身子孫仍襲原職

一新收壯士勇士盡數放回為民各安生業所設衛分并軍民指揮使司盡皆革去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亦各罷職放還

一諸色人匠除輪當正班外其餘一應撮工人匠俱各放回依次輪班

一各處見造軍器軍裝船隻一切不急之務盡皆停罷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一槩擅自科斂於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官為
事充軍及罷閒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亡故
者子孫承襲總小旗革役充軍者各還原役
一北平衛分官旗軍人有因公差拘執不得已
赴京者赦免其罪
一各處守城官軍有係別衛調到幷征進漫散
軍士見在他處者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
許留難阻當其奉使文武官員及內官人等
詔書到日俱各還京
一凡軍民人等男女人口有被官軍拘擄者官

爲贖還

一遞年逃軍并征進漫散軍士藏躲山林詔書到日爲始限一月之內赴官首告免罪所在官司發回原籍衛所着役

一拋荒田土除有人種田納糧外其無佃種荒田有司取勘明白開除稅糧免致拋荒損民

一所在城市鄉村凡有骸骨有司即爲殮收埋葬毋得暴露

一天下衛所都司官軍皆

太祖皇帝恩養者奸臣迫脅調遣拒戰衝冒矢石情

可憐憫見存者俱還衛所其有陣亡傷故失陷病故者官即襲其子孫旗軍每戶賞鈔五錠戶無壯丁補役遺下寡婦無子者所司善爲存恤願依親戚還鄉者聽從其便有幼男者給糧紀錄出幼補役

一沿江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於戲文帝入漢尚資恭儉之風武王紹周願廣至仁之化布告天下其體朕懷

慰諭臣民勅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
壞其祖宗成法荒淫無度奸臣擅權涂毒生民羣
雄並起曠世無君糜爛鼎沸
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掃除禍亂救民水火之中措
之衽席之上立綱陳紀政令維新官安其職民樂
其生天下太平三十餘年不幸
太祖賓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肆為禽獸之行信任奸臣黃子澄齊泰毀更
祖宗成法當

太祖不豫不報各王不一日而殮七日即塟初山陵之時將

鬼見愁砒黄雄黄調水遍洒滿殿使穢氣觸杵

梓宮及至發引仗劒在後謂人曰我仗此劒不畏強魂矯

稱不許各王會葬如此詭秘事皆可疑居喪未及

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兩浙取女子將後宮拆毁

掘地二丈大興木土之工軍民不得聊生溺於佛

教印經飾像禮懺飯僧糜費鉅萬甚至改去公主

名號捨與道姑爲徒尼媪出入宮闈穢德醜露瀆

亂人倫滅絕天理又將

父皇

毋后御容盡行焼毁
上天怒其無道災于承天門災于乙字庫災于錦衣衛飛
蝗蔽天餓殍盈路猶不改過愈加為惡起夫運粮
點民為兵造作科徵天下被害将欲成造砲架雷
火焼其木植将欲練習水戰震其大将之船将欲
守城雷雨震陷其城屢修屢陷百十餘丈欽天監
奏天象大變占云國失山河以其奏本擲之於地
用脚蹉踏怒罵
上天言我如此念佛好善天不護我到去護他如此逆
天又将呂太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判斛褻瀆如此悖祖殘害一家骨

肉首謫周王於烟瘴穴墻通食體無完衣妻子凍

餓止生一子不與乳母至以寶鈔買一乳羊乳之

困苦不可勝言不旋踵又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

於軍湘王無罪逼令闔宮焚死齊王岷王皆以無

辜降為庶人絕親親之義紊綱常之禮我被伊謀

害到至極處無故調兵圍我宮城殺我父子到此

之時哀號哭痛叩地呼天無所控訴爲全性命迫

不獲已欽承

祖訓興兵誅討在朝奸惡為

父報讎保全骨肉扶持 宗社四年之間往來中原遲回
再四不肯長驅觀兵濟南振旅河北朕之本心惟
欲使之悔悟於是焚香告
天盡誠具奏屢遣使者懇求息兵反以詔書辱罵斷然不
許蜜勑其總兵者獲我父子必盡誅戮勿令赴京
必欲逞兵不顧士卒暴露寒暑百姓轉輸勞苦無
辜之人死者無筭朕深痛切於心嚴約三軍不許
妄殺一人賴
天地祖宗鑒佑屢戰屢勝逾淮渡江若履平地入京之時
秋毫無犯建文爲奸竪逼脇闔宮自焚其奸臣黃

子洛壽永等已凌遲處死軍民人等皆無侵擾我

今上宰天下謹遵

父皇太祖高皇帝成法纖毫不敢改違今後爾天下文武

官員軍民人等共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為官者保守祿位軍民士庶百工技藝

安分樂生若不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是爾等自取其禍倘有違犯決難逃饒

省諭之後各依吾語永為遵守共享太平之福故

諭

大封靖難功臣詔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

民

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

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

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很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

敗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

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
天地
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
天征討將士卧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
生報
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
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
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
之今封爾都督丘富為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

府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
襲
賞銀四百兩綵叚四十表裏鈔四千貫
都督僉事朱能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都
督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
襲
賞銀四百兩綵叚四十表裏鈔四千貫
都督僉事張武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
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
貫
都督僉事陳圭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
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
貫

都督僉事鄭亨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孟善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保
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火真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同

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右都督顧成為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王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靖
安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徐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都督永康侯
食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張信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李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

平侯食禄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郭亮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禄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
成侯食禄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安成伯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房寛爲思恩侯食禄一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指揮徐祥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督僉事徐理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李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張輔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唐雲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指揮使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譚淵男譚忠爲[illegible]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新寧伯子孫世世承襲

都指揮孫巖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
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指揮使房勝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二千五
百貫
都督僉事陳旭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二千五

百貫

都督僉事劉才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廣恩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同知

賞銀二百五十兩綵段十六表裏鈔二千貫

都指揮同知張玉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崇安侯諡壯節
其曹國公李景隆等忠孝於
太祖扶持社稷默相事機其功甚重今特加封
曹國公李景隆爲奉天承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
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
尚書茹瑺爲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
一千石以給本身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督同知王佐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順昌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陳瑄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其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儀衛正張成等忠
於

太祖受成王筭佐成竒功今陞
指揮僉事張興爲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賞銀二百五十兩綵叚十六表裏鈔二千貫
儀衞正張成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賞銀二百兩綵叚十表裏鈔一千五百貫
其餘將士人等論功高下皆在陞賞
其駙馬都尉王寧孝於
太祖忠於國家正直無私不附權勢遂遭誣陷幾致
損身達孝推恩允宜褒顯今以
王寧爲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於戲人君之職惟在奉
天爵賞之須豈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
民之資力有限名爵之貴無窮故爰賚與亦
甚爲輕或朕知有未盡未滿爾心對朕自陳
若退有後言至於犯法甚不可也但恐爾等
不安功再命後果能立功至再至三不吝爵
賞朕之此言通于

天地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立　皇后詔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

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神靈

祖宗敷佑繼承大統華夏肅清稽于古典虞夏殷周

之盛亦資内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庸禮聿

海内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
天同運亦惟朕
皇妣孝慈高皇后効法承
天肅雍顯相德配聖神化家為國奉藩于燕垂二十
年正妃徐氏開國元勲中山武寧王徐達之
女達佐朕
皇考咸有一德格于
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裕始終毓兹貞淑
嬪于肇封家政輯寧朕躬行
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禎壼儀懿範同朕恭勤保

茲
天命君臨爾萬姓之上是用於洪武三十五年十一
月日尋命使奉
金冊金寶立徐氏為皇后正位中宮共承
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諭功臣勅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

皇帝勅諭功臣自古人君之有天下必賴將臣之力
以成武功相與共享太平及事定之後不能
保全富貴往往有之其故何哉盖人臣處高

位者易至於驕縱犯刑法者多至於怙終今
君代天理物豈容私意於其間哉所以賞罰
在於必行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立法垂憲傳之永久欲世世守而
行豈功臣有犯必罰戒再三仍不悛改乃按
誅之至親且舊不敢曲貸志人君子莫不以
為
太祖英明果斷上畏天命下畏民情故如此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繼承大統爾諸功臣昔受

太祖之恩今宜力事朕朕欲爾等共享富貴於悠久

誠恐爾等富貴之後亦復驕縱干犯法度若

置論不問有違

太祖高皇帝成法若置爾等於法必謂朝廷少恩朕

今為爾之計將

太祖皇帝戒勅功臣開錄于前申明布告永為遵守

保富貴於無窮垂令名於永久爾等不遵後

悔無及故諭

戒諭中外文武群臣勅　永樂元年正月初二日

朕惟

上天之德好生爲大人君法
天愛人爲先輿圖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自古帝王
君臨天下皆設官分職任賢使能相與共治
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不外夫道歷代以來
用此則治不用則亂昭然可見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爲天下主
聖心愛人勤切懇至保養生息三十餘年海內晏然
禍亂不作正教修明近古鮮比亦惟我
皇考能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務旁求民隱宣通德

意是以臻茲令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克清内難繼承大統以主天下重惟天下
者
皇考之天下軍民之有
皇考之赤子間者建文不君信任姦回妄興師旅加
之中土興師之費流毒無厭爲民者困於徭
賦椎肌剥膚天下嗸嗸骨肉不保爲軍者被
驅戰鬪連年饑寒殺戮死者山積朕深憫憐
痛切于心一即位以來兢兢夙夜罔敢忽爲撫

安共樂太平以承

上天生物之心

皇考愛人之意爾諸文武群臣職無崇卑體朕斯懷各盡其道毋怠毋忽毋虐毋貪毋為掊尅毋縱詭隨持爾廉平秉爾正直勵爾公勤攄爾忠恕共守

皇考成憲毋面有違為文臣者當方面之寄任風紀之司牧守郡縣之官教育之任簿書獄訟錢穀之勞驛傳巡更技術孳牧之務皆當悉乃心力體統相維舉措不謬戒狥私悖理之萌

除詆謗無稽文移以民心爲心順其好惡思其利而興之察其害而去之使耕桑及時衣食有養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不爲奸邪常存哀矜惻怛之意遂其仰事俯育之性若其懷抱道德蘊畜文藝一行可稱一才可録舉而用之無俾廢棄如此庶幾吾民不失其所得以共守

皇考之法共享太平之福爾或不率朕訓不能俯育及狥私廢公惟

皇考明罰具在朕不爾貸爲武臣者當藩閫之權膺

屏翰之託受邊方之責任屯堡之事亦當悉
乃心力思患於久安戒謹於未形深其計慮
嚴其紀律明其部伍謹其斥堠潛消釁隙保
固城池懷柔遠人安輯邊境務以軍心為心
察其寒暑饑飽為之矜恤調護自練閱簡習
之外不得妄用兵力亦不得侵削其利保惜
常如己子如此庶吾軍不失其所得以共守
皇考之法共享太平之福爾或不率朕訓不能撫綏
致廢弛兵備爾亦惟
皇考明罰具在朕不爾貸於惟爾文武群臣皆朕股

朕軍民百姓皆朕赤子爲民者出賦稅以[illegible]軍馬軍執干戈以衛民軍非民不得其養民非軍不獲其安軍民二者相須而成必互爲保愛無有深害惟
皇考成憲實萬世之具遵之則吉違之則凶其悉心一志敬之愼之副朕拳拳之意共樂雍熙之治故諭

復封宗室詔 永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皇帝詔曰仁義之推施由親始帝王之治睦族爲先歷觀往古克致太平未有不由玆道也昔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四方隆厚親親及於異姓寰宇同風咸

惇孝友乃遵古道封建諸王藩屏帝室與國

咸休允炆無道不孝不君不耻不仁不畏不

義滅絶天理敗壞人倫恣其狂狠肆[illegible][illegible]

祖滅親立未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守法循理藩

輔朝廷初無罪愆忠不見信以賢見疑偏聽

讒言忽興師旅藉其資財空其宮室害其官

屬周王莫知其由自來京師欲伸枉抑屢奏

加察即竄逐蠻夷萬里瘴癘之鄉流離道路

父子孫方幽囚困苦穴墻通食體無完衣[illegible]
窘拙辱瀕於死亡謀搆湘王令其闔宮自焚
加以惡謚執齊王於京邸囚代王於大同囚
岷王於雲南日夜所思惟戕賊骨肉之計靡
盡不靡乃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
皇考欲立朕爲嗣尤所猜忌無釁可圖聽信奸臣縱
兵害朕朕不得已舉兵自救荷
天地神明
祖考孚佑
皇考之靈兵至畿甸索其奸頑允炆自知慚負

天地無顔相見自焚以死諸王臣民尊朕爲皇帝重
念骨肉之親良深存殁之
感是用復封周王於河南濟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
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
秦愍王之子尚炳封爲興平王尚炷爲永壽
王尚炌爲安定王晉恭王之子濟熿爲平陽
王濟熇爲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燉復爲周世
子有勳封爲汝陽王有烜爲順陽王有爋爲
祥符王有熺爲新安王有光爲永寧王有爝
爲汝陽王有爌爲鎮平王有炥爲宜陽王[illegible]

王之子賢熜為樂安王賢烿為長山王賢賁

為平原王

於戲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應捷於影響

皇考重分封之意允妏絕骨肉之恩不孝違

天天命殛之今朕奉

天復遵舊制藩屏宗親衍百世本支之盛山河帶礪

肖萬年盤石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諭閩浙都司審錄犯罪軍職勑

朕以天下武臣或躬親矢石披冒霜雪久積

勤勞或承先世之功績以得祿位前者多有
昏昧無知觸犯刑憲隨發各處以頒挫之令
宥其罪各使自新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
一日以後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以前犯罪謫
發之人量情犯輕者復職重者且令立功條
示前去爾其審實分豁毋有違悞故勅

計四件

一原犯徒流遷徙充軍笞杖罪名免杖及杖斷
及撥文字例該死罪交易銀兩或驀越上司
徑赴朝廷告訴所查理陞賞限一箇月自首者

也免其罪有不動職名有稱罷閑官爲事官

一名色有降職有罷革充軍種田見在總兵官

處立功及已衛所管事着役者并送赴京來

復其舊職如其中果有敢勇之人聽從本處

總兵官簡擇就彼復職留用仍具其姓名脚

色奏來

一徒流遷徙以下罪宥免復職照例停俸者勅

書到日即與支給惟犯死罪者照例停支

一有犯奸惡逃叛及所犯之罪在律當死者及

滂文内例決死罪如擅騎驛馬或收餘丁依

頑民不當差撈例或私役弓兵挑行李或隱
蔽番貨或私役一軍一民及私自科斂或誣
告七八人之上或不能遵舊制或奏事說謊
面欺支吾駈騙掬摸拐帶打奪强買人貨物
者已免其罪有不動職名有稱罷閑爲事官
名色者除降罷職充軍有充軍種田者在總
兵官處及已定衛所降職管事或充軍着役
者並且立功未許復職

一兵部具奏已革罷職者此等皆係不應爲官
并不應復職之人並不許復職

申諭臣民勑　永樂元年四月

皇帝勑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朕惟天生一代之君必成一代之治自古以來莫不皆然而其間治有隆汚政有得失亦由人君善用人與不善用人之所致也且以唐宋言之唐太宗有撥亂反正之才抱濟世安民之德故克致貞觀之治斗米三錢外户不閉四海永清蠻夷率服近古鮮比求其故太宗善用天下之賢王珪魏徵釋之於讎怨李靖尉遲敬德舉之於仇敵房玄齡杜如晦用之於異代宋

太祖起甲冑之中踐九五之位撫輯四方削平列國與世休息迄於丕平開三百餘年之洪基興聲名文物之風俗求其故太祖亦能用天下之賢范質王溥皆先代之舊臣石守信王審琦俱前朝之宿將太祖舉而用之於此觀之唐太宗宋太祖推赤心以用人故人皆盡心以事之遂皆成一代之治明君賢臣載在信史昭然可鑑朕以

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

高皇帝以燕地與胡虜接境屢屬以邊事後懿文太

子薨

高皇帝以朕堪屬大事欲正位東宮永固基本不幸

高皇帝賓天久姦矯遺詔即位戕害諸王骨肉懷篡

之意已甚疑朕之心實深即位未幾首遣奸

臣圍逼如釜魚且兎決無生理朕實不得已

起兵相救初豈有心於天下哉竟以一隅之

衆敵天下之兵三四年間大戰數十小戰無

筭制勝克捷卒平禍難此豈人力所能爲也

賴

天地宗社之靈

父皇母后之佑大命所集人心所歸是以致此朕自
即位之初不敢用一毫之私恩天下者
父皇之天下軍民官員皆
父皇赤子除更改
父皇成憲濁亂
父皇天下之奸惡悉以誅戮其餘文武官員仍舊用
之無疑陞賞黜罰一從至當而已矣以唐太
宗宋太祖尚用異代之臣況朕
父皇之臣素非讐怨他人之比近者間有無知小人
尚懷疑心不思朕推赤心委任之意居閑則

妄生異議擾事則不肯用心此徒蓋不達天
命故也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
天命故曰天吏若不有
天命凡有力者皆得爲之且以前代論之元有天下
海宇之廣生齒之繁國用之富兵甲之盛孰
得而勝之及
天命已去群雄並起我
太祖高皇帝不階寸土一民卒平禍亂而有天下蓋
由用才於異代釋憾於怨仇所以創業垂統
制禮作樂身致太平四十餘年由是觀之亦

不越乎用人之所致也

父皇積功累仁聖德格

天天命眷顧之隆垂裕無疆故俾朕躬以承大統朕

豈敢違

天命與

父皇之德以爲治爭思昔往者親當鋒鏑之際所獲

将士不殺一人於此之時尚不殺之矧今既

爲天子而肯思慾惡加於人耶故用人之際

無分彼此視爲一體若盡忠於國者雖仇必

賞若心懷異謀者雖親必誅且以奉

天征討將士論之以朕征戰身當矢石萬死一生以
報朕
父皇之恩甚有犯法者朕亦不宥何則法度本
父皇法度朕豈敢私今天下一家四海一統軍民相
樂共享太平敢有不思
太祖之恩妄興異議自分彼此心懷疑忌志有不足
訕毀怨謗不安其職者必有天災人禍事發
到官族滅其家朕仰遵成憲俯察輿情推至
公之心廣一仁享之化嘉惠海內子育元元欲
比隆前規以臻至治爾天下文武官員軍民

人等遵守朕訓各盡乃心毋妄懷疑以速咎
戾則可以共保富貴於無窮矣故茲勅諭宜
體至懷

戒諭外僚勅　　永樂元年

正月二十八日

皇帝勅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府州縣等
衙門朕惟治天下以紀綱為首以法度為先
故紀綱立而法度可行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立綱陳紀身致太平四
十餘年法度明信行于華夏故上下有守法

然而不紊也朕即位之初一遵
皇考祖訓不敢有所違越期與萬方同臻至治近者
有等官員不能一一遵守且如調撥軍馬其
在
祖訓必須啓王知之其餘合行事務當自處置却乃
心生狡計一槩推托是則歸功於已非則歸
罪於王似此所爲誠爲未便今後各處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等衙門除調撥
軍馬合遵
祖訓啓王遇有當行事務一遵

太祖成法施行其有當啓王若亦先處置停當啓王知之即便行移不許展轉推托利害若遇王府有事發放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所在衛所府州縣等衙門隨即差人奏知朝廷准行方許奉承庶紀綱不紊而法度可行軍民亦得安樂敢有當行事務不行奏聞不待回報擅自承行者其當該官吏一體治以重罪故茲勑諭想宜知悉

諭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勑　永樂元年六月初七

勑監察御史爾往江西地方凡遇城池柵塌隨即撥

軍修理草冦生發隨即調軍勦捕爲何軍民

人口財産皆憑城池保護若不隨時勦捕養

猖獗之勢滋爲民害此二事不得不用其人

力及趲運糧草供給軍儲亦即隨時調遣若

其餘一應事務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

差一毫不許擅科如有故違號令擅自科差

者具實奏聞定擬榜文内施行如勑奉行

再諭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勑　永樂元年六月初七日

勑監察御史裴着建文若宮軍民朕即位之初即與

軍民休息而有司人等不體朕心尚生事擾之爾本朝廷耳目之官熟知法度故特命爾前往江西撫按軍民革除建文弊政以去民害爾宜與內官錦衣衛給事中一同協議辦事遇有害民及奸貪不法即便擒拿赴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會問明白就彼發落其餘重事即便奏聞區處務在軍民皆安公私不擾

如勑奉行

諭陝西官員勑　永樂元年六月初七日

皇帝勑諭陝西都司布政司官員軍民人等始以

弟諸子年已長成未諳世故令其往各處讀詩書操習弓馬練熟事情成其材器且令其隨時於衛所衙門修理權往近體得知平陽等處有司衛所官員人等生事擾害却將見成好衙門折毀從新起造王府採木打石役死軍民無數致使軍不得休息於行伍民不得盡力於耕耘朕聞之衷情惻然當朕即位之初以天下本

皇考之天下軍民皆

皇考之赤子憫其連年死於戰鬬若於蝗旱困於轉

輸故首詔中外一毫不許擅取一夫不許擅
差以安休息之惟恐軍民不得其安故復令
該部嚴行禁約申明朕意且如朝廷有用民
力城池柵塌若不即便修緝將後必至費工
甚大故用其力者出於不得已也如周府為
黄河漂决不得不為整理故趂今木植未壞
折於洛陽修蓋若使其盡行漂去重務起造
其工程費用百萬此亦出於不得已也且各
處權住事有可已者亦欲重勞軍民豈助朕
為治之意今都司布政司衛所等官不體朕

心使平陽等處軍民受苦如此是朕失於周
防之過以致失信於爾軍民勅諭到日平陽
等處造作即便停罷軍各歸原伍守城屯種
操練民各還原籍耕種生理當差敢有官員
人等阻當不容放回者許人綁縛來京本人
處於極刑家口遷於化外故兹勅諭宜體朕
懷

上高廟帝后尊謚詔　永樂元年六月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帝王盛德皆由實而著名達孝尊親必揚名而顯實此放勲重華所以賛堯舜而宣哲於皇所以頌文武也洪惟朕皇考皇帝聰明神武峻德格天志誠脗合於乾剛充大寔侔於坤厚固天縱之至聖膺曆數之在躬當元運之訖録四海紛紜強暴相凌生民塗炭憫墊溺之莫拯奮劒以龍興曾無寸土隻民之階自有群茲萬國之會汛掃妖氛奠安寰宇不數載而成帝業乃一舉而致太平制禮

作樂典章燦然同揆用夏變夷人文蔚乎宣
朗東西際日月出入之表南北極寒暑之幽遐
咸蒙覆幬均被涵濡四十餘年德教洋溢淳
風熙皡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皇考皇帝者也
皇妣孝慈皇后齊莊懿淑恭儉仁孝誕符景運作配
至尊和濟艱難化家爲國盡其誠敬之心以奉
神靈之統輔成內治表著母儀極天下之富貴曾何
加於其
身躬蠶桑以爲常服澣濯不爲異有樛屈逮下之德

致螽斯多男之祥鉎嬀汭嬪虞塗山啓夏有
娀紹殷摯任興周蹟同開創實莫與京自古
后妃未有盛於
皇妣孝慈皇后者也仰惟
二聖之鴻休合
兩儀之大德日月遷邁深切孝思念
名號未稱乎功德與禮必在於追崇考諸經史之文
尤重
尊親之制乃者亟詔廷臣大定
尊謚衆心戴慕與議僉同謹上

皇考尊諡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廟號

太祖

皇妣尊諡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告于

天地

宗社以六月十一日恭上

冊寶於戲

顯號鴻名求協臣民之公論

祀

天享祀用伸人子之至情光華宇宙垂裕萬年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求賢勅 永樂元年九月初九日

勅吏部惟任官乃圖治之基求賢寔任官之本此古

先哲王美教化移風俗而熈庶績者率由茲

道

皇考太祖高皇帝聖德光華無幽不燭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治化雍熈垂裕無極肆朕肜躬克正

大統永惟萬幾之重不敢自暇自逸思欲

招俊乂光輔邦家罔明四目達四聰以弘視
聽內外諸文職官員宜體朕心於群臣百姓
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
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
間遠邇並舉以聞毋娼嫉蔽賢毋徇私濫舉
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
任古訓具在其懋之哉爾吏部如勑奉行

戒諭臣下慎刑勑 永樂元年九月初十日

朕聞為君難為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
柔寬猛適其中禮樂政刑有其序唐虞三代

至漢唐宋率由茲道是故舜清問于下民報虐以威誅四凶舉五臣明五刑然後無爲恭己南面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成湯之興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紀用革僭淫既貢四方子孫承之惟監于成憲殷紂之亂商俗靡靡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遷殷頑民滅國五十繼相成王制禮作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亂之後高祖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法令嚴明惠帝清靜至于文景挾書之律肉刑之

滌一切除之務崇寬厚唐承隋末謟諛汰侈
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須律令行租庸調法
訟汰僭尼道士勳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
觀定後懲斬趾禁鞭背刪定律令變重爲輕
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
太宗頗用重刑糾繩奸慝躬自折獄務底明
慎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咸平以後刪
其繁密益務寬仁子孫承之含弘光大恭儉
純誠未嘗殺一不辜天下歸仁化成俗美此
歷世守成創業之事剛柔寬猛之中禮樂刑

政之序莫不皆然蓋敦禮樂用寬柔[illegible]之首梁以養生尚刑政事剛猛譬之藥石以代病膏梁代病祇益其病藥石養生必致傷生時措之宜不可紊也朕

太祖高皇帝天賜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衣撥亂反正方舉一世而甄陶之比三代漢唐宋創業之時又大相遠者蓋中華禮樂之區悉爲左衽之俗沉浸百年洗滌不易陵夷已甚振舉尤難風俗之染汚非但若夏季之慆淫也奸枯睥睨反側非但若殷之頑民也

服古人之所未易服齊古人之所不能齊兢
兢業業勞心焦思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九
晝夜圖惟經權用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
之宜耳及其立爲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改
十年乃成頒之天下而民知禁後惟
祖訓傳之子孫宣布條章垂法萬世墨劓剕宮並禁
不用欽恤之意已著于象刑權時之宜不定
爲常法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遵
成憲佩服
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難昔者唐虞三代

君臣之間責難訓迪紀於詩書今朕告教爾文武群臣爾惟聽之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曰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群臣相朕以彰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民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爲影響可不敬哉爾惟盡心勿謂忠爲有餘爾惟盡力勿以勞而自伐爲名而譽善必無成計利而勤勤必終怠且計利者必得豈無要者終於失故廉者慾貧以廉爲制行之常勤不羨逸以勤爲分定之宜事有繁簡各安其所遇位有崇卑各

體其所處爾群臣所當知也勿爲朋比朋比必至於淪胥勿縱利口利口必至於傾覆勿爲奸欺奸欺必至於暴露勿爲怙終怙終必至於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汚恣情慾者速戾讒說殄行惑衆志者自刑爾群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
皇考所甚重不敢輕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釐之間禍福死生之決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故刑期無刑而殺以止殺殺一夫而天

下服釋一人而天下悅至於使人無犯可也爾或不戒臨民治獄恬不加意甚至信讒而執偏言深文而誤良善納賄以倒是非作威而眩曲直自作聰明發擿瑕類法外求情致人以死鬼神所見甚所畏也朕為此懼申慰日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欲遵酷吏之軌謗朝廷之寬恤惑上下之人心所謂利口必至於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皆盡善正智所難動靜云為豈無過誤

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恃茲屢造非彝常
懷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
豈可常得所謂怙終必至於殄絕者爾惟戒
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情夤緣扳結請託
行私僥倖圖爲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感權
臣寧負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
保邪惡同謗以陷忠良同爲奸究以匿其非
同幻譸張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
以相悅所謂朋比必至於淪胥暴露者爾惟
戒哉亦有身爲執法賣直沽恩謗人惑衆起

險言以眩衆聽滅公義以濟私恩所謂讒說殄行唐虞所堲爾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恃長因人毀譽從己喜怒生殺予奪陰狠自肆所謂擅權作威福貪汚縱情欲爾惟戒哉其旅進旅退依違其間候朕顏色同進諂諛甘言遜志無所建明於朕所惡所謂依阿尸祿位者朕理亦恐獲戾于天爾惟戒哉於戲興禮樂以致太平朕守成之所當務適寬嚴以輔政教爾群臣之所當知故将勉於爲善尤必戒於

作非夫忠臣爲國至於忘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己朝廷機務取給目前生民休戚畧不加意僨事蔽賢偷安玩日苟具文書視爲塞責甚或微勞未報自負如山小譴或加中懷憤怨是自不恭於臣職豈能共致於雍熙故以寛爲濟嚴必以勤而居逸聖帝明王古今一道朕務宵衣旰食豈爲惡逸好勞爲上帝之

鑒臨守

皇考之基業實資爾群臣爲國爲民有猷有守輔成

治化上吞

天命迪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考之
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
之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
吻傷之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
而不見毫釐之差死生之決一往不復雖悔
何追吉凶之應詎止一身殃慶之流及於後
世可不戒哉朕嘗寤寐思之不自知其辭之
複也爾惟體朕心無怠於意必欽必慎惟明
惟恤俾寬不至於縱嚴不至於殘囹圄空虛
刑措不用政教脩舉禮樂和平家國有萬年

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子孫黎民尚有餘慶

戒之勉之朕言不貳罔俾唐虞專美前世欽

哉故諭

皇明詔令卷之四